

扶乩怪事

楊 仲 揆

與何志浩將軍談「扶乩」

靈魂學可以解釋嗎？

我生平不信宗教，更無迷信，雖非學科學和專業科技，可是却服膺科學五體投地，不敢或疑，以為凡事有學理可以解釋，而且通過反覆實驗而結果不爽的，就是合乎科學的，是可信的；（當然，哲學、文學、藝術除外）其他的一切，都不可信、不可靠。

及乎年事漸長，見聞漸多，發現天地間有很多事，從科學觀點去看，的確是不可解、不可信，但是，事實的確存在，絕非虛構或偽作。這就使我懷疑，使我沉思，我想，也許人世間是有些事物的活動發展，尚非科學所能解釋或證實。也就是說，人類的科學，儘管已經發展進步到現階段，但是，還是無法對一些特殊現象作成適當的詮釋或認知。例如轟傳甚久的百慕達神祕三角洲海域，又如中國的許多內家奇功等等。我現在要介紹的這幾件，也是常理所難明的。我聽說有所謂靈魂學，可惜我不曾涉獵，不知道靈魂學是否有科學基礎，能否就這些現象提出令人滿意的合理的解釋？

在本文裏，我只談我親眼所見的兩次扶乩，和何志浩將軍向我口述的他自己親歷的故事。至於我過去從道聽途說中所知的鬼照相、地出血及長沙周神仙以法術神遊買菜宴客等等，太多太多了，不願在此多談。我只是想提出這些問題來，希望深明靈魂學的學者先進或科學家們，能就此類現象，提出說明解釋以祛羣疑。

孩子的駢指呢？

民國三十四年，我哥哥在長沙生了二個男孩，長相極好。可惜右手大姆指歧出駢枝，極似梅花鹿的權角，也很好看，在當時的觀念，認為這是「破了相」，是缺憾之一種。他們夫婦決定密請醫師剪去，第三天，駢枝就剪掉了。他們夫婦相約嚴守祕密，也不讓孩子自己知道，以為從此，宇宙間就等於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情一樣。民國三十八年，他們夫婦回家（離長沙三百里），一進門，一家人圍過來，寒暄未已，迫不及待地只問：「孩子的六指呢？還有不有痕跡？」（我們家鄉稱駢指為「六指」，意即一隻手上的第六指）。當然，第六指已只贖皮膚上留下開刀的疤痕

了。我哥哥夫婦反而大感怪異，相隔幾百里，從無人洩露過這「六指」的祕密，家人如何知道的？

原來是早在幾天以前，家裏扶乩，我也在場，請來了二十年前已去世的我的伯父。家人問長問短，且不談他。問到在長沙的我哥哥一家的近況，伯父說：「快別提他們了，提起他兩夫婦，都把我氣死了。幾年以前，我特別求祖先求菩薩，為他們倆求得一個好兒子。這孩子生來命大，怕他不好養，特意讓他破相，長了六指。沒想到他夫婦不懂事，把孩子的六指給剪掉了，氣得我好幾天難過。」原來孩子長了駢指的祕密，是扶乩時，伯父的靈魂洩露的。

還有一次，我在湖南鄉下，那是民國二十七年。我住在一座廟裏，那晚，鄉人在廟裏請神，並扶乩。在大雄寶殿裏，中間設一沙盤，另用兩根竹槓，夾一把木椅，綁成轎子，把菩薩神像（不記得是甚麼神了）固定安放在椅上，由兩位不識字的農夫抬着，正如平時生人坐轎子一樣，並在椅子的一隻腳下，再加綁半尺長的一根木棒，作為乩仙題字的筆。然後，由主持扶乩的人請神

，唸唸有詞者約十餘分鐘，忽然間，轎夫開始邁步前後左右蹣跚而行，再過一兩分鐘，忽然發狂，兩人像有爭執，不相協調，互拉互扯，忽左忽右，忽進忽退，忽然衝圍圍觀的人，忽然橫跨幾步。最後，才慢慢安定下來，神座正在沙盤之上，開始見伸長的木棒，在沙盤上寫字。由於是兩人肩抬轎子寫的，每一筆落筆都很重，筆劃也不絕對端正合度，只是可以認出而已，題的是一首詩，我現在忘記了。當時觀者一百多人，大家神情緊張嚴肅，略帶驚恐。兩位轎夫如同抬了一個一百多斤的生人一樣，滿頭大汗，疲累不堪，而面部毫無表情，如醉如癡，如此者在半小時以上，我當時想這大概是一種催眠作用。但不識字的農人，抬着轎子如何能寫詩？則不可解。

土地神爲何志浩改詩

何志浩將軍，是現代國際桂冠詩人，其新舊體詩，和歌詞，總有幾千首，大家流行習唱的也有幾十首。近年，由於常在中華民國歌詞作家學會席上相見，得有機會領教。前日，竟一時高興，暢談兩三小時。談及他扶乩所遇和平生幾次奇異的巧合，特記其尤者數事於左。

民國五十二年十月間，何志浩將軍和蔣堅忍將軍、徐子明教授（台大）、黎東方教授、洪陸東教授、杜爲參議、曹昇教授等，在廈門街曹昇家扶乩。第一次是請濟公活佛。濟公說，你們要談詩詞，我介紹你們和當地土地神何旭初先生一談。過不久，土地神何先生到，自稱是基隆人，因於清末抗日遇害，大帝賞封爲本地正神。生

前亦好爲詩詞。那天正好是何志浩將軍生日，何將軍並未宣佈，但在與乩中何旭初先生交談時，何先生却說：「何志浩將軍，今天是你生日，你的生日詩中，有一個△字，應該改爲△，就好了。」大家先不知何將軍生日，相顧一驚，何將軍辯稱，我昨日寫的生日詩尚未定稿，也從未示人。何旭初先生說，我自然知道，不知何以爲神？大家又各自自己詩作請改，所改所論均極高明。

某次扶乩，何將軍正爲苑潤蘭女士請題畫十幅而苦。苑女士是現任總統府參議吳瀚濤先生的夫人，是賈景德院長的義女。那時，正將赴泰舉行國畫展，有新作十二幅，有山水有翎毛有人物有花鳥，尚未題詞，請何將軍爲之，何將軍以事在倉卒惶急間，苦無所出。在扶乩時，即請教何先生，先生即席一一指示，何將軍依示揮毫，絕無差錯，且極高雅。

又，何先生談到在阿里山曾見何將軍的「神木頌」，指出其中有「晚霞飛去落星宿」一句，「宿」字出韻。因爲後面各聯的韻都是鹿、軸、服、綠、淑、麓等，「落星宿」三字，不如改爲「星來宿」。大家驚爲高明之至。

成吉思汗贈何志浩詩

又有一次，也是這幾位老友相聚扶乩，張志奎與曹昇兩先生左右扶持乩筆。他們多次集會扶乩紀錄人都是丘斌存先生，這次也是他。請來了成吉思汗大帝，大帝未多言，只說贈何志浩將軍詩一首，起初，乩筆動如繪畫，圈圈相連，不可

辨認，大家恍然知是蒙文。再禱告，求以漢文書

寫。於是乃出現漢文，清晰可讀。詩云：「大漠狼烟上九霄，長弓羽箭射青鵞，力雄歐亞稱驕子，安惜名駒去路遙。」

這首詩相當好，尤其氣勢雄拔，確足以狀成吉思汗的形象。大家相顧一驚，何將軍尤爲頂禮叩謝，應允奉和。但是，回家後細讀，這詩的氣勢如此，和韻相抗，頗爲不易，乃先作成「蒙藏之歌」收成吉思汗贈詩鐫在裏面，歌曰：

「風烈烈，馬蕭蕭。西藏高原風雲壯，蒙古草原逞天驕。俄帝窺邊陲，英人煽風潮。瀚海日夜起狂飈。念英雄豪傑，青史名標，禦邊却敵，心頭恨方消。看！大漠狼烟上九霄，長弓羽箭射青鵞。力雄歐亞稱驕子，安惜名駒去路遙。」

這樣的安排，本是相當好了。可是，何將軍心情振奮，思緒潮湧，不能自己，竟窮通宵之力，連續作成十一章，旋又經黃友棟教授譜曲，珠連璧合，即今大家習唱曾獲中山文藝獎的「偉大的中華」大合唱。全首除序曲「大哉我中華」及徵唱「青天白日滿地紅」以外，依次分爲：珠江之歌、長江之歌、黃河之歌、長城之歌、五岳之歌、白山黑水之歌、蒙藏之歌、四海五湖之歌、寶島之歌等九章。全首氣勢磅礴，音韻鏗鏘，詞意昂揚，感情奔放，可稱不朽之作，亦可以報成吉思汗贈詩之雅意了。

元朝異人長春子說會見

過蔣堅忍將軍

民國四十五年以後，何志浩將軍和蔣堅忍、徐子明、洪陸東等，經常在曹家扶乩，前後幾年。民國五十二年春，扶乩，有一日，談及國際局勢。乩神何旭初先生介紹元朝的異人邱處機先生降壇。邱先生當年曾率弟子十八人，應詔往佐元世祖，以不嗜殺人、敬天愛民清心寡欲為主，太祖深契之，賜長春宮，因自號長春子，長春子談風甚健，所涉甚廣。見蔣堅忍將軍前來參拜，卽卽示蔣將軍風采依舊，因為在民國廿九年華陰某廟（何將軍不記得是何廟了）裏曾經見過。蔣將軍一驚，回憶前塵，當年確有此事，只不知邱先生當時何以知之，乃肅立致敬稱謝。長春子並說：曹教授何以和何將軍交好？因為兩人都是宋朝人轉世的，曹教授是陳同甫轉世，何將軍是辛棄疾轉世。

最難得的是長春子暢談多道家玄元消息靜心順世的大道理和對現代國際反共基本局勢的分析。先後以一個月時間，每天由何志浩將軍、譚雪影女士、張志奎先生與曹昇昇先生輪流扶乩，每次都由丘斌存先生筆錄，一個月下來，錄到九千字左右，共分二十篇，依序為：玄元、消息、治民、人性、立行、靜心、靈質、成眞、順應、救世、謀略、形勢、幾微、政策、至誠、攻守、正義、物質、去殘、養生等。旋經曹昇教授加以註釋，九人出資贊助，版印二千册，名為「長春子」，欲以匡正人心，反共救世。

幾種巧合是心靈感應嗎？

人間的巧合，或有人稱爲心靈的感應，本是

相當常見的，也許每人都有所經歷，每人都說得出不少。何志浩將軍也有幾件，頗爲怪異的。

民國三十四年，闕漢騫將軍，率我赴緬甸遠征軍勝利回國。在離開臘戍的時候，闕將軍曾在一塊大石上題了四句話，是當時流行的。我們知道，闕將軍是國軍中能書法的少數將領之一。回國後遇見何將軍，道及題字事，闕漢騫要何志浩猜，何略爲思索，卽答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果然猜中，闕大爲驚異，相與撫掌歡笑。後來，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闕將軍自葫蘆島回南京述職，住安東酒店，何志浩將軍則在國民政府軍務局任職。兩人在國府相遇，闕稱，我適才在旅次寫了成語一聯，準備相贈，墨瀋未乾，因倉卒出門，未及等候攜出，也不知此時會相遇，又要何猜是甚麼成語？何應聲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又一猜而中，不知何故。

又，民國五十四年三月，陳副總統辭修逝世，中廣公司認爲沒有特製哀樂，不足以酬功報德，乃以國樂譜哀樂一首而無詞。此事在陳辭公彌

留之際，事先暗中進行，未便宣佈，外間不知，何將軍自亦不知。及陳辭公謝世。何以同樣理由，自動作「陳副總統哀歌一首」，欲譜曲演唱，乃

攜訪中廣董事長梁寒操先生，求爲配譜，梁先生卽交中廣國樂團照辦。時團長孫培章與何將軍洽談，何始知孫已作曲而無詞。何請孫試以此詞配入國樂團預製的哀樂曲中。經孫一試，竟乃兩者吻合，絲絲入扣，毫厘不爽，等於專爲此詞配譜。此歌卽當時致祭陳副總統之哀樂，大家訝爲巧合。

又一次，國樂「萬壽無疆」，爲古譜，原名「鶴鳴飛」，其音近高宮，莊嚴和平，雍容華貴，有唐虞之風，原由民族舞蹈推行委員會採用，改爲祝壽樂曲，行之有年。但未有歌詞。何將軍亦以國父與蔣公，繼承五千年列聖相傳之道統，爲民族之救星，世界之偉人，宜製樂章以崇敬之。乃撰「仁壽樂」詞一首，攜與中廣國樂團李鎮東先生商談，擬請其譜曲。經李先生詳細分析，先試按歌詞五字一句，將樂曲亦作比例性分段，然後將詞填入，亦如妙手天成，毫無斧琢痕跡，亦可稱巧合。

編輯報告

編者

△胡長青將軍是大陸戰亂戰爭中，武昌戰役最後殉職的高級將領，胡將軍一生英勇事跡，後少爲人所知，戰史學家萬辭輝先生，追隨胡將軍有年，對胡將軍一生事跡，知之甚詳，萬先生爲本誌所寫「胡長青碧血千秋」，把胡將軍北伐、剿赤、抗戰、戰亂壯烈事跡，作深入的報導，以增各界讀者的認識與景仰。

△名作家白安毅先生的「沙國朝聖紀行」趙淑敏教授的「澳洲行脚」因排版延誤，遲至本

期刊出，謹向作家及讀者致歉。「情報風雲」戰史學權威學者喬家才將軍的「情報風雲」，久已膾炙人口，被譽爲涵括既廣，內容又情文並茂，百讀不厭，這一期他爲中外雜誌推出「郝亞雄十不死」，奇人奇事，深刻生動，令人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之感。

△本期正在印刷中又收到陳民耿教授，陳頤教授，張儒和將軍，莊政先生等大作，因排版不及，將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